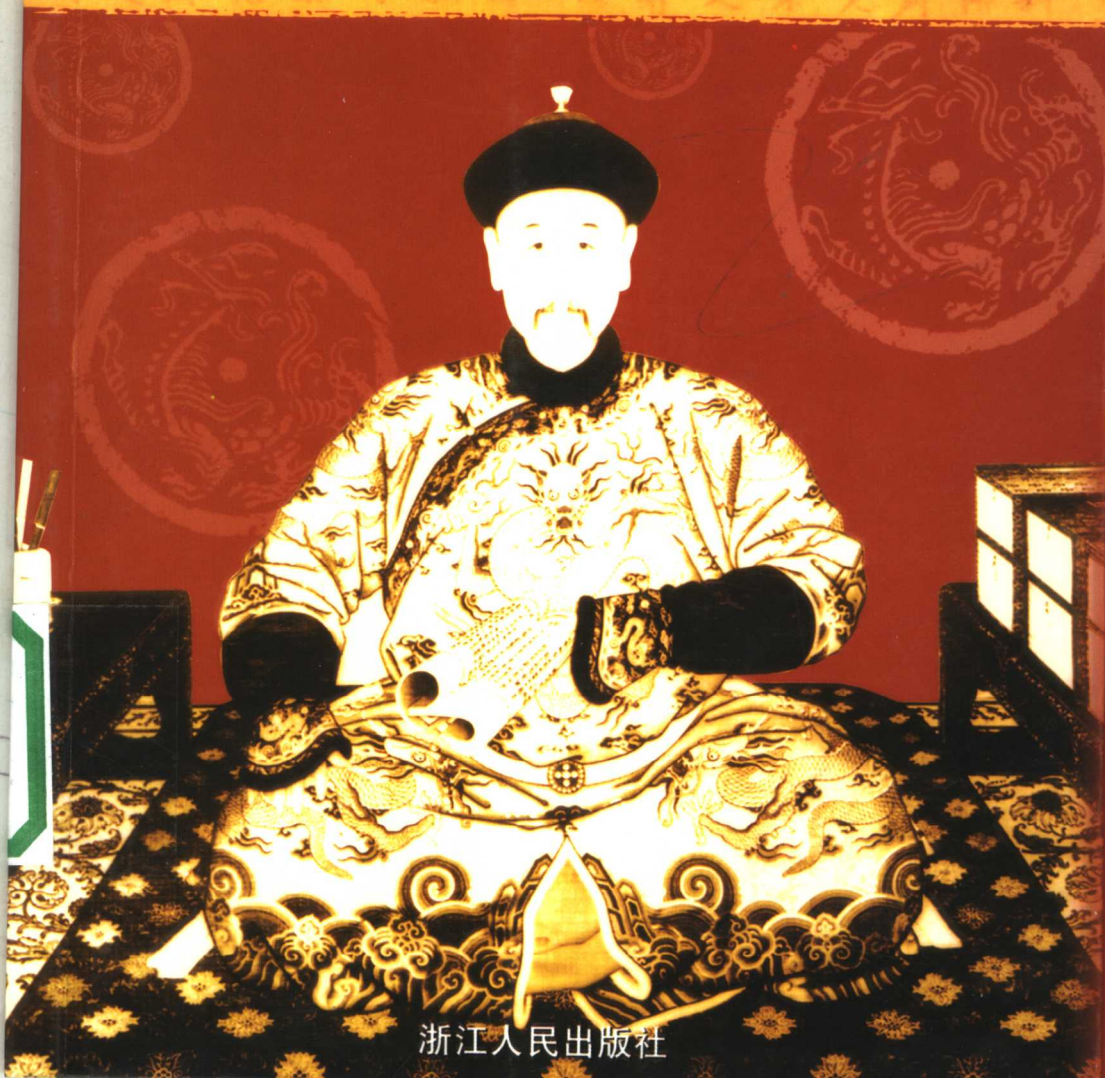


多少兴亡是秘事
尽藏深宫不言中

正本清源說雍正

金恒源 著

(爱新觉罗·玄烨第八世孙)



浙江人民出版社

正本清源說雍正

金恒源 著

(爱新觉罗·玄烨第八世孙)



浙江人民出版社



هنگامی که در میان مردم
می‌گذرد و در میان مردم

مجل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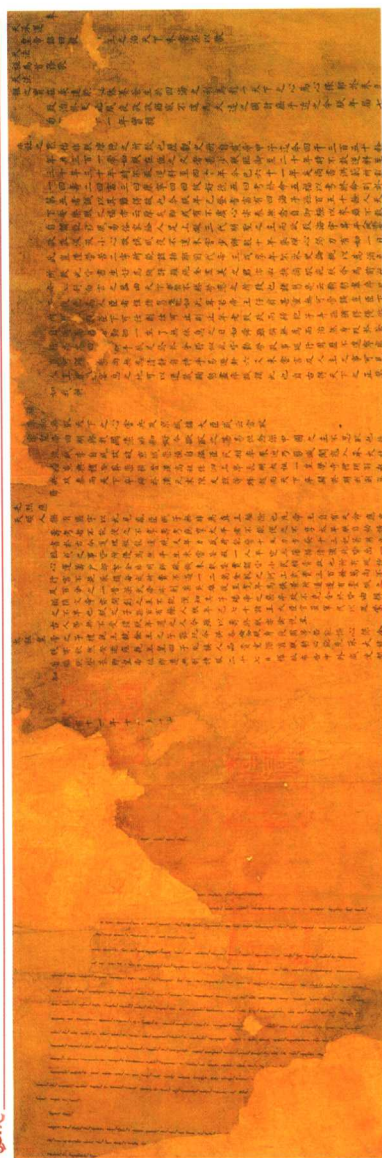
■这是雍正胤果亲王精心绘制的康熙晚年最酷似的像片。据专家说，雍正建思佑寺敬供用的可能就是这张康熙圣容像。



■ 雍正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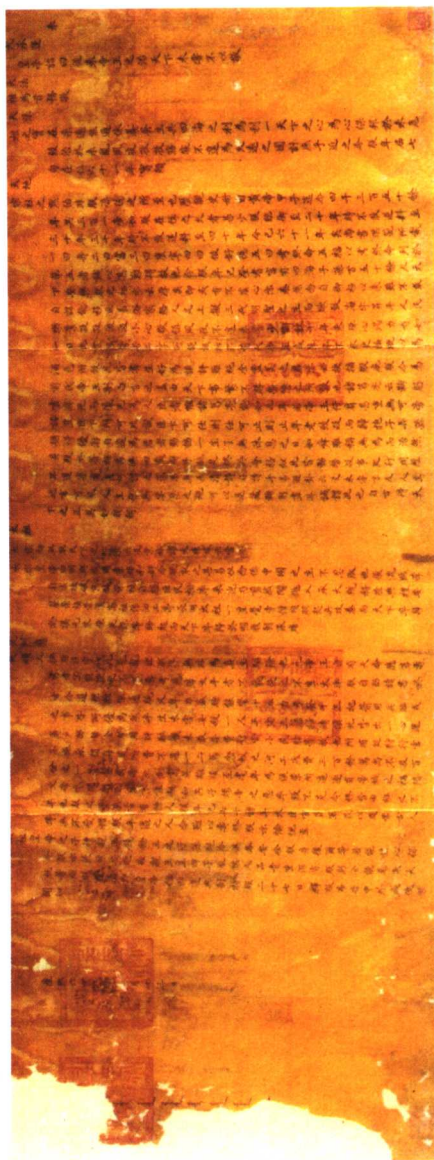


■紫禁城乾清宫
正殿内景



■ 满汉合璧康熙遗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

满文部分中最关键处(由谁继位)缺损、断档、空白;汉文内容基本完好,但多处涂改。满汉文内容不能一一对应,明显伪造。



■ 满汉合璧康熙遗诏(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满文部分几乎已全部损坏,汉文部分却完好无损。



■十三阿哥允祥 (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

■十四阿哥胤禎

(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





■ 河北易县泰陵全景 (摄影 李英平)



■ 畅春园唯一幸存文物恩佑寺山门。在今北京大学西门东侧。

序

王钟翰

金恒源先生，满族，康熙（玄烨）皇十四子胤禛之第七代孙（据其所藏家谱）。原世居北京，后远徙上海，历有年所。金先生学有专长，兴趣所至，爱钻研雍正继位（篡位、阴谋弑父及康熙对十四阿哥的意见有所属之证据）。他认为，雍正一生，世人多有介绍，《雍正传》之作，已出版者不止一二种。而他自己所下功夫全用在这个“继位”即“雍正篡位”这一问题上。

金先生十分客气地指出，余（钟翰）数十年前所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对这一专题（夺嫡与否）之研究并未结束，然其他中外学者之观点（合法继位说）并无任何新的东西，这里本可略而不谈。但其中照搬雍正《大义觉迷录》之处不少，故又不能不谈。可见金先生深思熟虑，固非一朝一夕矣。进而撰缀成此书，祈与世之学人商榷，意或在此不在彼耶？

忆及当余弱冠、而立之年，诵书不多，而独居把管，首先发表者即为《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引为主要依据之书乃清萧爽（一作萧爽龄）所著《永宪录》一书。盖以萧爽为雍正朝人，同时代人写同时代事，所见所闻必十分可靠，当为信史。此外，如《清十二朝实录》（包括《宣统政纪》）以及两《东华录》（蒋良骐、王先谦所撰）与数百种文献资料，皆在访罗搜集之中。《考实》一文，文简意赅，注引百数十种，注文详于本文者不啻倍蓰。《考实》一文发表后，颇引起海内外学者之注目，迄今五六十年来，余亦尚无第二文再作

进一步之探讨。顷者得展诵金先生寄来他所撰《雍正继位之谜》一书,不遗在远,敢不拜嘉!金先生对其第八房祖,不亲其亲,亦不非亲其亲,秉笔直书,实事求是,是良史才也。今其嘱余为作序,余素为谫陋浅学又最不善为文之人,然雅命难却,乃作此序,实有负高雅之望矣!爰为之序如此。

王钟翰序于北京

2003年10月初 时年九旬

目 录

序	王钟翰 1
前 言	1
引 子	8
一、且看雍正如何说自己	8
二、清《实录》不可全信	10
三、小说、野史、影视中的雍正	16
四、学者眼中的雍正	23
五、去伪存真,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雍正	26
第一章 皇子时代	31
一、皇四子胤禩简述	31
二、天下第一闲人	34
三、武夷山高人算命	37
四、“性量过人”、“洵是伟人”?	38
五、胤禩夺储失利	41
六、冷板凳上苦念“忍字经”	44
第二章 继位真相	49
一、南郊祭天决疑	49
二、关于“参汤事件”的最新探究	53
三、秘不发丧、操纵大殓、伪造遗诏登基	57
四、所谓“康熙遗诏”	69
五、雍正为什么是赢家	82



六、雍正为什么要建恩佑寺？	92
七、重温圣祖《庭训格言》	95
八、雍正决非康熙指定继位的最新史料	116
九、康熙晚年心态及属意胤禛的最新史料	118
第三章 一代雄主	122
一、自古勤政未及雍正	122
二、日发谕旨十一道	124
三、全面清查，勒限追补	127
四、雍正执政：严以督官，宽以待民	134
五、雍正择吏：忠诚第一，会干实事	140
六、雍正与改土归流	142
七、摊丁入亩，损富益贫	150
八、雍正为“贱民”摘帽	152
第四章 探析雍正的若干管见	157
一、雍正的“秘密立储”	157
二、雍正与“密折制”	172
三、雍正与军机处	180
四、雍正与西北用兵	186
五、雍正重农抑商	196
六、雍正禁矿	198
七、雍正杀子	202
八、雍正斩道士贾士芳	208
九、雍正与年贵妃	210
十、雍正与迷信	212
十一、雍正之死	214
十二、雍正朝的社会现状	219
第五章 两面人的内心世界	227
一、雍正的圣主情结与猜忌、残忍	227

二、权术炉火纯青,雄辩天下奇才	235
三、雍正的双重理念:作为与赎过	251
四、当了皇帝想成仙	255
五、从雍正热中引出的几点思考	260
附录	272
一、胤禛——帝位落空的大将军王	272
二、戴铎——嗅觉灵敏的政治投机商	286
三、隆科多——雍正的功臣、康熙的叛臣	295
四、年羹尧——成败皆因一个功字	306
五、八阿哥允祀——一生皆害在一个贤字上	317
六、延信——两朝功臣,惨死囚所	326
七、岳钟琪——康雍之巨擘、忠臣之遭忌	337
八、允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44
后记	352
参考书目(包括论文)	356

前 言

雍正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争议的焦点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1)雍正究竟是不是阴谋即位；(2)对雍正的功过评价。关于第一个问题，雍正继位是否康熙意志，理应用符合康熙真实思想的原话及可靠史料，并以事实论证。然据我看来，目前所有可见关于雍正继位合法说的主要论点及所谓论据，基本上都是照搬雍正之《大义觉迷录》。《大义觉迷录》是雍正钦定、为洗刷自己清白所作的一份自辩词。其中不乏可见雍正真实的思想感情和实话，但其中的谎话、假话更是层出不穷。某些提出雍正继位合法说的学者，并未发掘出可信的史料，更缺少用康熙的原话，用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去论证，而是用全盘照搬雍正的原话或雍正搞的史料来为雍正继位合法性辩护，这就不可能与历史真相越来越近，而只会与历史真相越来越远了。例如，对康熙所说万年后要选一个“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有学者提出，“这个人正是雍正”，并以《雍正起居注》和昭槁《嘯亭杂录》为据。但是，昭槁的观点，或《雍正起居注》中雍正的观点，并不等于就是康熙的本来观点。后人学者提出的个人观点，也并非就是史料，更绝非就是历史事实。与以上部分学者的说法相反——我在研究雍正中发现，康熙关于“坚固可托之人”的强烈愿望，只对皇十四子胤禛一人亲口说过。这是迄今为止康熙关于“坚固可托之人”最真实、最可靠的原始史证。又例如，对于康熙要胤禛去南郊祭天，有人提出“这是康熙要抬高胤禛的社会地位”，是要其继位的一个暗示。但根据笔者研究康熙关于持斋祭天原话及康熙对皇子的多次圣训后却发

现,这是康熙借故将胤禛从自己身边支开,令其一边敬天、一边反省,“戒除自己的非心妄念!”就在康熙命令胤禛去南郊祭天的前三天,康熙已预先布置吴尔占负责南郊祭天的警卫,实际上就是预先布置了对胤禛进行监视。胤禛在不得不去南郊祭天的同一天,竟一日内三次派遣护卫进驻、控制畅春园,以后又每天不断派兵,直至康熙猝然去世。这些阴谋活动,没有隆科多的支持,胤禛是办不成功的。对这件事,《圣祖实录》中本来记为“恭候圣安”,弘历搞的《世宗实录》竟改为“恭请圣安”,虽一字之改,却已很能说明问题。若雍正即位光明正大、没有阴谋,何必在康熙猝然去世前几日对每天不断派兵进驻畅春园一事的历史记载要篡改?雍正一上台,首先就将恭代南郊祭天的吴尔占父子革爵流放,这是雍正迫不及待对其打击报复的表现,也是雍正对先帝康熙派吴尔占对其进行监视发泄仇恨的阴狠表现。康熙一死,隆科多不仅抢先口述死无对证的“康熙遗言”,秘不发丧,而且,所谓的“康熙遗诏”,就是在胤禛的命令下最先由隆科多起草“书撰”,然后再“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书撰”。这是胤禛、隆科多伪造“康熙遗诏”的最新的直接证据!综合各种史料后都能说明,康熙在五十六年(1717)《面谕》中所痛斥“希图仓促之际废立自专”的“小人”,不是别人,正是胤禛!其理由和证据是,不仅康熙五十五年(1716)已发生了戴铎请武夷山道士预卜胤禛是“万字命”的事件,更由于五十六年(1717)正月又发生了戴铎公然赤裸裸地要大学士李光地拥戴胤禛为太子,并许诺可保李光地“荣华富贵”。五十六年十一月的康熙《面谕》,尤其是康熙在《面谕》中痛斥“或有希图仓促之际废立可以自专”的“小人”,正是以上一连串严重事件发生并日趋严重后的结果。而五十六年(1717)夺储失利者又正是四阿哥胤禛!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正是在五十六年(1717)《面谕》后,不仅胤禛夺储失利(见戴铎奏折),而且每当重大时刻,康熙都要令胤禛离开京城,不要他留在自己身边,直至临终前几日,康熙对胤禛的

限制、防范态度始终如此。以上,究竟是用康熙的原话和可信史料、确凿事实为据作论证可靠可信,还是用照搬采信雍正的话为据可靠可信,相信读者读后自有公论。

本书还用大量可靠史料,论证了以下史实:

(1) 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五十二年(1713)、五十六年(1717)康熙三次亲笔书写并当即公开发布的重要谕旨中都可以明确看出:康熙早已将三、四、五、七、十等五个年长皇子从立储候选人中排除了出去,故胤禛决不可能是康熙指定的继位人。

(2) 康熙临终前几天突然任命十二阿哥允禔为镶黄旗满洲都统,并委任吴尔占为镶白旗满洲都统并早于胤禛动身前三天先往南郊负责祭天警卫,拒绝胤禛多次恳求留在畅春园内侍奉父皇,坚持要胤禛去南郊祭天并反复强调必须态度虔诚,这是康熙用守斋祭天要胤禛反省,戒除其非心妄念,都是康熙对胤禛、隆科多的重大防范和教育措施。

(3) 康熙针对胤禛、隆科多的以上种种重大措施打草惊蛇,刺激了胤禛、隆科多;胤禛在不得不去南郊祭天的同一天,也开始每日不断多次分批派遣护卫等人进驻畅春园,这是胤禛、隆科多对康熙真正动手、反扑、进行反控制的开始;《世宗实录》将《圣祖实录》中当时每天三次派遣护卫等进驻畅春园“恭候圣安”改为“恭请圣安”,更暴露出胤禛、隆科多、弘历的欲盖弥彰!

(4) 自从康熙在五十六年(1717)《面谕》中公开指出“或有小人,希图仓促之际废立可以自专”后,每当重大时刻,如康熙朝六十年(1721)国家大庆、康熙六十一年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康熙都要将胤禛从自己身边支开,不许他留在京城或宫内;联系到在胤禛四十五年漫长的皇子生涯中,康熙至死从未给予他任何重要职务,已足可证明,所谓“康熙选择胤禛,在时间上已考虑很久”的观点与历史事实不符。

(5) 康熙在有充足时间、尚可说话的前提下,至死不亲笔书



写传位皇四子继位遗诏，也从未正式布置任何人书写传位于胤禛之遗诏，甚至临终前最后面见胤禛并尚能说话时乃到临终留言时都只字不提要其继位，这些都是康熙至死不同意、没有考虑让胤禛继位的事实。

(6) 根据笔者研究，胤禛、隆科多对康熙之死秘不发丧；康熙去世当晚移灵时，没有任何一名皇子、后妃、大臣参加（参见本书《秘不发丧》），这是胤禛、隆科多做贼心虚、心中有鬼的表现。

(7) 康熙猝然去世后，隆科多便抢先口述死无对证、又无任何正式记载的所谓“康熙遗言”，拥戴胤禛继位，造成既成事实。胤禛在康熙去世第二天又以匆忙大殓为手段，将众皇子和大臣控制在手中；当众位皇子提出要恭看先帝传位遗诏时，胤禛拿不出（或不敢拿出真正原件），竟公然命隆科多先“撰书”（起草）后再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这是胤禛、隆科多伪造康熙遗诏实现篡位的新的直接证据！

(8) 目前海峡两岸所有可见的满文遗诏“原件”，均无“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所有可见满文遗诏原件及满文康熙临终遗言的记载都恰恰在最为关键要谁继位之处“缺损”、“断档”，这是胤禛、隆科多对真正的康熙遗诏及满文遗言已作过“手术”处理，篡改遗言、遗诏窃取皇位的新的直接证据！

(9) 康熙猝死第二天，雍正还未正式上台，就迫不及待秘密布置延信骗取收缴康熙给皇十四子胤禵的所有朱批。凡所有卷入胤禛窃位、知情的有功之臣如隆科多、年羹尧、延信、戴铎等全部遭雍正整肃。康熙晚年的身边重要内侍如梁九功、赵昌、魏珠、李玉等不是被杀、“自杀”，就是被抄家、关押或“流放”失踪。这是雍正杀人灭口的重要事实！而凡是真正能得到雍正信任的大臣如允祥、张廷玉、鄂尔泰、李卫、田文镜等，无一不是雍正称帝前并未过深卷入其夺位过程之人。

(10) 提出胤禛是康熙心目中“坚固可托之人”的所有学者，

并没有举出任何可靠史料证据,更无康熙原话可以为证。笔者从满文档案中发现,康熙多次称赞抚远大将军王、皇十四子胤禛“大得人心”,“必将(胤禛)成为志坚男子汉!”这是目前为止,康熙关于“坚固可托之人”愿望最可靠的直接证据!

(11) 认为康熙要胤禛南郊祭天就是要抬高胤禛社会地位,就是暗示要其继位。这只是部分学者的主观猜测,并不能等同于康熙本意。从康熙对祭天要求的原话及康熙要胤禛南郊祭天时的态度及当时种种举措综合分析看,这是康熙把胤禛作为“希图仓促之际废立自专”之“小人”,有意疏远胤禛,将其支开,令其一边敬天,一边反省,“戒除自己非心妄念”。

(12) 所谓“诚孝”,只是雍正的自我吹嘘。康熙更不可能公然称自己儿子为“伟人”。从康熙对诚孝要求的多次原话看,康熙实际上已不点名地在众皇子面前表示出对胤禛虚伪进孝的讨厌和否定!

(13) 提出“康熙弥留之日多次召见胤禛”的说法,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是康熙临终之日胤禛“多次进见”,根本不存在“多次召见”!“多次召见”与“多次进见”虽一字之差,却与历史本来面目相去甚远。

(14) 提出“康熙要在胤禛、胤禔两个人中选一个,最终选择了胤禛”,“康熙选择胤禛,在时间上已考虑很久”的说法,完全是部分学者的主观认定与猜测,没有任何史料可作依据;胤禛即位的实质是“废立自专”!

(15) 康熙六十一年(即康熙生命的最后一年1722年)四月胤禛重返青海后,康熙在热河避暑山庄直接或间接为胤禛所作的多首诗词,真实记载了康熙晚年心态并始终强烈属意于皇十四子胤禛的真实思想;同年四月,胤禛重返西藏时,康熙不仅亲自率领三皇子、四皇子、八皇子等11名皇子亲自送行,并在京城北郊(今昌平境内)清河太平庄分手时,“父子相对,亲赐玉玺以送”。所有